

## 大地繁缕

王明亚

离开土地多年，我骨子里仍然流动着大地农民辛勤朴实的气质。

我不种地，养了很多花，前、后阳台和每个房间的空落处，都被大大小小、林林立立的花盆占满了。不论清晨起床后，抑或夜间晚睡前，一一看过去，不时跟它们聊上几句，梦都是安然的。我爱它们春天时姹紫嫣红，夏天时绿意盎然，秋天时落英缤纷，即便冬天的冷清萧瑟，也有一份怜惜的爱。

初始我并不会养花，就像我其实并不会种地一样。绿萝的碧绿鲜活让人有一种生命昂扬的力量，它刚来时，我总觉着它很渴，一日三餐给喂水喝，很快被淹死了，只得再养；我喜欢多肉的结实敦厚，不需要多浇水，可又拿不准什么时候该浇了，结果不是溺死就是干死；常青藤虽然有生命的韧劲，温度过低也会发黄变色，暴晒尤其容易干焦；牵牛花张扬地在阳台上爬行着，说不清什么时候就连茎干枯了……凡盆里的花，吸食不到自然雨露，稍稍照顾不周便根基不稳，夭了性命。瞅着，常感无奈。养花，需有一颗温润细腻的心，既能享受它们的艳丽，也能忍耐它们的脆弱。

数年来，这些一年四季的红红绿绿装扮着我一年四季起起落落的情愫。

今年的寒冻天气来临之前，我已经将阳台上的花们搬进屋了，独几盆一帆风顺没有顺利躲过深秋的萧瑟，早早地枯死了，我便没再搬盆进来。北风呼啸的一个早上，我惊讶地发现其中一盆里竟然冒出一芽尖尖的绿，像水底的鱼儿游出水面时轻轻吐出的一个小泡泡，虽然小小的，搁在光秃秃的盆面上，却很是显眼。我立即认出了它，去年冬天我们照过的面，那时我嫌它们扯走花儿的养料，便把它们当妖草除掉了。没过几天，另外几只盆里竟然也绿了三两丛，它们斜斜地趴在盆里，碰一下，仿佛就要粉身碎骨，风吹时，更是摇晃着，像要被连根拔起。我心想一定活不久的，任风去摧残它们吧。然而再看时，它们不仅没有被风绞走，还发得更蓬盛了，年前，竟还开出细细密密如满天繁星的白色小花来。冬天荒颓的花盆里，它倒独具风姿了。

是什么花草这样迎寒怒放？我用形色软件搜索

鹅儿肠，长得像鹅肠的气质绵软的草。它还有一个名字——繁缕。大地繁缕，说不清为什么，我突然被这个名字烫到了，仿佛我们之间深藏着某种血脉关系。

再次与繁缕照面，软软的，竟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暗喜。早起时，先看它。出门前，看看它。睡觉前，再看看。看着看着，风冷了，冬寒了，气温低到泥土里，它却一点没有要退场的意思，反而愈加繁盛了。更惊讶的是，前后阳台上竟生出好几盆繁缕来，有的已经覆盖了本有的植苞，大朵大朵地盖在盆上，像厚厚的地耳在聆听冬声。

繁缕的茎，细细的，脆脆的，不枝不梢，悄悄地从母茎里抽出来，血管一样向四周散举。圆圆的叶片如花瓣打开，蕴藏着生命无限的隐忍和爆发力。

繁缕的绿，不像小区绿化带里的绿，绿得憔悴，绿得清淡；不像对面连绵的群峦，绿得沧桑，绿得幽暗。繁缕的绿，绿得清新，绿得鲜嫩，绿得明朗，绿得琉璃，绿得耀眼，绿得滴得出水水的汁来，绿得一眼一眼柔韧的力量。

繁缕的花，不喧闹，不张扬，不矫揉，一小朵一小朵，白得洁净，素得奇雅，美得精巧。

这平凡朴素的绽放，成了我阳台上一道特别的风景。

这是一道见风长的毫不费事的风景。我几乎忘了给它浇水，更没有施肥。它似乎并不计较我对它的疏忽，或者我对它作为一棵草的无所谓的态度。它像一个梦想看见天空的孩子，在黑暗的土里藏了很久以后，终于倔强地破土而出。它的出现，訇的一声擦亮了一个冬天的颜色。哦，小繁缕——我的心棉花一样柔软，也仿佛有什么被点燃了。

出于感恩，我用小铲子给繁缕松土，沙沙的，半干的泥土很快蓬上来。我猛然想起，这些泥土是我曾特意从故乡父亲的菜园里挖来的，满满地拖了几蛇皮袋。当时那只是我的刹那一念——用故乡的土养异乡的花，用父母的土养思乡的情。我的阳台一下子成了我的村庄——除了养花，我也种菜。有时，我的菜叶被虫子啃咬时，便打电话问母亲怎么治。我的盆土干燥发硬时，父亲会告诉我怎么养土。养着养着，对泥土及泥土里的一花一草，我有了别样的情怀。

于是惊觉，我不也是一棵流落他乡的繁缕草吗？多年的风尘仆仆，飘泊不定，在最灰暗的城市空间里隐匿，匍匐，行走，蓄积生存的力量，才终有了一方栖所。就像一粒种子终于落了根，发了芽，破土冲出深埋的困苦和迷茫，和无尽的挣扎。我是这样的繁缕草，其实每个城市空间里都隐藏着无数这样的繁缕草，他们素普，不起眼，但不管怎样的环境，他们倔强地生长着，纤细的根系利爪一样牢牢地抠紧水泥城市的肌肤，只等有一日破土而出自己独有的品相。

我被繁缕这个名字震到的，原来是我们共通一气的生存姿势和内在气韵。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故乡——大地；我们也有一个共同的异乡——落土为根。我们都长着各自祖辈的钢筋铁骨。

立于阳台，一盆盆瘦瘦巧巧的繁缕草兀自翠绿着，鲜艳着，这样的严冬里，是它们，以不卑不亢的姿态点亮冬天。想起母亲在电话那头絮絮说的话：鹅肠草呀，田埂上地龙头哪里都是，扯了给猪吃，剁碎了喂鸡，嫩叶子还能炒了当菜吃……我依稀看见，远处故乡恣意蔓延的成片成片的繁缕，父亲扛着锄头走在弯弯的田埂上，母亲吆喝着一把一把把剁碎的繁缕撒给鸡们吃，而纵横交错的大地之上到处是来来往往的繁缕一样出走或回归的人。

繁缕的花语很有意韵：恩惠。繁缕把短暂的一生献给大地，不问来去，默默地吐尽每一滴芳汁。如此欢腾博爱。

久久地，在异乡的阳台上，我把自己站成了故乡大地上的一棵繁缕。缓缓地，眼里蒙上厚厚的一层水汽。

梭子丘，出特产，  
名字叫做咸鸭蛋；  
圆又圆，真新鲜，  
人见人爱都喜欢；  
口漫香，好口感，  
人们夸它“神仙蛋”……  
一首梭子丘的民歌，唱出了当地的一种特产——咸鸭蛋。

民歌的调儿，一直在我的心里未曾忘记，每一个音符都时刻拨撩着我想念咸鸭蛋味道的神经末梢，弄得我心里痒痒的且馋得口水直流。

这个春天，落了许久柔和的雨，忽然放晴。我再次走进自己喜欢去的梭子丘。

梭子丘，在湖南省桑植县马合口白族乡。一片丘陵，如一把正在编织的梭子。小桥、流水、人家都在梭子上过着快乐而悠闲的日子。

这些年，这里有了市委组织部的建设扶贫，这里的白族建筑多了起来。一些房子的大门边都镶嵌着通俗易懂的楹联。一条宽阔的街道，一直向前延伸着。我沿着这条街轻轻地笃步，生怕自己的脚步声扰乱它的宁静。是因为，这不是一条街，而是一条厚重的历史。我在这街上一步一步地行走，步步皆为景观。墙上，记载着梭子丘的歌舞，记载着梭子丘的谚语，记载着当年贺龙骑马经过茶马古道的场景。读着这些有血有肉的文字，我感受到了梭子丘历史的文化珍宝，像阳光明媚的春天，品一壶好茶，淡远悠长。

## 梭子丘的咸鸭蛋

谢德才(土家族)

当我揣摩着楹联的时候，微风拂过，咸鸭蛋的味儿也像初恋的香吻，直扑扑地进入我的心中，挥洒不去。

闻香而入，我走进一家琳琅满目的商店。店门外，大家保持着距离，排起长长的队伍，都等着买咸鸭蛋。长发飘飘的年轻的老板娘，记着顾客要买咸鸭蛋的数字。她打包，她收钱，她忙得不亦乐乎。暖春的阳光下，不一会儿，她那明媚的睫毛上，挂满了小汗珠。

眼前的咸鸭蛋热销，让我忍不住想去农场，寻找制作咸鸭蛋的主人。给我带路的小弟告诉我，做咸鸭蛋，水质要好。是的，水对做咸鸭蛋来说，如空气对人一样。不过，这也难不到梭子丘，因这条街上，水井有七八口，岁月悠久，它们都以深遂和清澈而生存着。

远处的农场，很空旷，扑面而来的不是别的，是咸鸭蛋的香味儿。农场的主人见到我，忙喊我坐。他，微胖，一看就是个能干人。他对我说，咸鸭蛋在他们那里算是一种土特产。他说话慢条斯理，语气温，充满自信和满足。这里的鸭子是放养的。他有意带我去看一看。一片阳光灿烂的稻田边，一棵大树站在那里。我明白，驯养的鸭子在笼里，自由的鸭子在田野。我静静地坐在草垛边，定神环望，发现这稻田是风景中最自然最动人的美丽。他拍着我的肩膀说，山里田地少，鸭子却不少。

这田野，美得无法用言语描述。山里的一切事物，都同样圣洁、温和而纯洁。

我听着他是如何做咸鸭蛋的，他边说边

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咸鸭蛋给我。他说，制作这咸鸭蛋，说复杂也复杂，说简单也简单。他的祖辈做过咸鸭蛋。他干着这话，还不到两年时间，但，做得挺不错。他告诉我，做咸鸭蛋，蛋要好，水要好，酒要好，盐也要合适。先把鸭蛋全身用酒淋湿，然后，在鸭蛋上糊些盐，放入水坛中。热天里，暖和些，放上二十七八天，就可以了；冬天冷，时间稍放长点，三十多天则行。再取出来，用水煮熟，咸鸭蛋一股浓浓的香味就这样诞生了。我边听，边把他递给我的一个咸鸭蛋在桌子上轻轻地敲碎。之后，小心翼翼地剥去蛋壳，露出鲜嫩而柔软的蛋。瞧着这饱满的蛋，咬上一口。它不仅松沙可口，而且香气浓郁。最妙的是，它绵密与沙粒感兼具的蛋黄，里面蓄满黄油。一掰开，香喷喷的黄油便冒了出来，缓缓地，在光滑柔嫩的蛋白上流着。说来真有味，在有的蛋黄中，还贮藏着一点红。这红如一轮初升的太阳，镶嵌在细致的蛋白中，耀眼。这红，代表着村民们祈求平安的心愿，村民们也希望自己的生活越过越红火。

临别时，他从屋子里取出一盒咸鸭蛋。盒子上写着：公元六世纪的中国农业百科全书《齐民要术》中的记载：浸鸭子一月，煮而食之，酒食具。我揭开盒子，看着文字，香味四散……

坐在回城的车上，我与司机扯着白话，聊起咸鸭蛋，聊啊聊，不谋而合地唱起《梭子丘的咸鸭蛋》。

## 春天里的诗句(组诗)

张昌爱

风  
早已在默默注视  
只是没被大地发现  
一种责任与使命  
填平这好远好长的路

风  
早已悄悄来到身边  
只有不想太快露脸  
过早地让微笑  
去唤醒大地一年的春梦

雷  
沉默是我选择  
一年365天  
一般都没有脾气

雷  
没事时，在天河边走走  
看花赏月  
听一些不痛不痒的故事

我的缺点是几杯酒下肚后  
控制不了自己  
无恶意的红脸与怒吼  
让小孩害怕  
其实，我的本意是  
希望沉睡的春雨  
不再贪睡早些出门  
去安慰需要雨水了的大地

雨  
别那样看我，什么时候  
我都在将你默默注视  
冬天里，我有点冷  
那不是本意

雨  
在天地间欢快奔跑  
是太阳要我完成的使命  
用自己一生热情与爱  
使大地的身子变得活力无限

种子  
大地是床  
土壤是被子  
冬天越冷我就盖得越厚  
那个时候  
谁也看不到我

春姑娘好顽皮讨厌  
死劲敲我家门  
实在无法继续蒙头睡下去  
只好伸个懒腰  
推开被子伸出个头  
看看外面的世界  
已美丽精彩到什么程度

她连续坚守岗位200多小时的见证。覃妍护士，主动请战，她把火热的青春献给抗疫事业，是她们筑牢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。尹艳小天使，她连续10多天在医院奔跑，几乎没有过眼，疲劳过度，晕倒在过道里，被同事紧急抢救。苏醒过后，顺利脱险。她每天收集医用垃圾，不坐电梯，上下五楼跑几十趟，搬运的物品重量数以吨计。谢谢你，救了我。感谢你，帮助我。大疫面前，手挽手，肩并肩，天使慷慨赴滩，负重前行。

天使的美，在于需要我的时候，慷慨逆行。天使的美，有时藏在一个动人的细节里。瘟神早已露出獠牙，天使宁死不屈，成为最美的逆行者。我要上阵，不计报酬，生死不论。我要上阵，签名（指印）为证。一张张洁白的战书上，留下一个个鲜红的印证，谁说女儿不如男？老医生张定宇每天瘸腿前行，与拐杖相伴，决不退缩。他的老伴被感染，他没能照顾；自己身患腿疾，却奋不顾身，竭力战瘟神。战时状态决不能当逃兵，否则就会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穿上白衣大褂，再没有怕死的种，再没有脱逃的兵。慷慨逆行，成就了新的时代白衣天使守护生命的坚毅与勇敢，高扬着一个民族面对灾难永不屈服的精神。

我不敢祥端一张张天使的脸。这张脸，秀美却很娇嫩，她摘下口罩的那一刻，谁不心疼？天！因高强度的劳作，脸上布满清晰可见的勒痕。这道痕，是一道无坚不摧的风景，是一道战无不胜的防线。这张脸，是春天和煦的清风，翻动着大地的书页。这道痕，是深耕在田间的庄稼，芬芳扑鼻。这道痕，更是使命的印痕，永远镌刻在世人心中。有人问，这张脸，有多美？这道痕，有多深？这样大写的人，还有多少？

换上戎装，我就成了勇敢无畏的铁血卫士。儿子赶不上，长大她顶上。杨小姐，一个勇敢可爱的天使，非典时她9岁，今年26岁，走上战场，英勇无畏。长时间的鏖战，脱下防护服，她的衣衫湿淋淋，摘下胶套后，她的手，皱巴巴，却是世界上最美的手。雷明盛，张家界市有名的“雷博士”，竭尽全力救治感染病人5例，痊愈出院，可谁知他曾五天五夜不下火线的艰辛？护士长田甜，数天苦战，两个黑眼圈非常明显，这是

## 白衣天使，你最美

谷俊德(白族)

不死瘟神的脑子！

是他们白衣天使，用生命体会大医精诚。

是他们钢铁战士，用行动诠释医者仁心。

天使的美，在于需要我的时候，挺身而出

谁说廉颇老矣，尚能饭否？又说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再战，84岁的钟南山午夜出征，令人感叹。钟老总是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，站出来，彰显白衣天使的精气神。他不仅技艺高超，还有一身凛然正气，敢于仗义直言。他的赤胆忠心，磨练出一双睿智的眼睛。关键时候，他用担当书写了民族的脊梁。在他面前，一切恐慌与谎言毫无生存的土壤。午夜出征，他坐在餐车闭目养神的照片，传遍了世界，感动了人民，老将出征，一切瘟神合手可擒。

换上戎装，我就是顶天立地的女战士。谁说我没有儿女情长？我是军人，我更是一名医生，孩子，妈妈今夜立马远行，你看，战机在等候我们出征，妈妈是军人，有需要就要上。妈妈承诺，今天不能陪你看雪，我凯旋归来，带你到山边看海！小女孩紧紧抱住妈妈，把头深深埋入母亲的怀抱。小姑娘啊，你为什么要哭？妈妈，你答应我，你一定要平安回来。在大疫面前，他勇敢地当一个吹哨人，不怕牺牲，被世人怀念。宋英杰，抗疫阵地上的忠诚卫士，十天九夜，超负荷转运物资，因劳累离世，年仅28岁。女英雄徐辉，无私奉献，倒在抗疫战场，她用生命捍卫了白衣天使的尊严。老护士柳帆，全家感染，父母早与她离世，她没有擅离职守。殉职前，还想病愈后重返防控前线。你若安好，便是晴天！院长刘智明染毒住院，去世前最挂念那些与他有过接触的人。

这个春天，记住了他们太多的名字，多名白衣天使，被病毒侵犯，他们舍命相拼，打响抗击病毒阻击战，病床上却互相激励，等我归来，请缨再战。我不信，堂堂天使，踩



春光明媚 李海波 摄

这个季节，病毒猖獗，站出来一个叫抗疫的人。不笔挺他们，我的良心总被一种世俗的井绳，锯得生疼生痛。

题记

天使的美，在于需要我的时候，以命相搏。这个春天，抗疫歌曲《你有多美》，唱响大江南北。我不知道，可爱的白衣天使，可曾听到？但我知道，此时，我倦卧家中安享时光，你们却在抗疫前线，舍身忘死，打响一场与魔鬼抢命的战争。

那夜病魔袭来，你忘记了安危。在最险要的关头，是你把我夺回。今天阳光明媚，外面轻风在吹。我从恶梦中醒来，与你默默面对。我知道那一天天救护，让你累得身心憔悴。我不知你的口罩后面，脸上是否藏着泪水。让我们用心灵去欣赏，让我们用生命体会。让我们想一想、看一看，你有多美？你有多美！读完李文亮的事迹，再回头听这首歌曲，我被深深地震撼了。李文亮，一个34岁的的眼科医生，战疫在最前沿，最终被病毒追杀，倒在寒冬的最后一个雾霾里。他用生命践行了一个铁证，我是白衣天使，我的职责是治病救人。在大疫面前，他勇敢地当一个

吹哨人，不怕牺牲，被世人怀念。宋英杰，抗疫阵地上的忠诚卫士，十天九夜，超负荷转运物资，因劳累离世，年仅28岁。女英雄徐辉，无私奉献，倒在抗疫战场，她用生命捍卫了白衣天使的尊严。老护士柳帆，全家感染，父母早与她离世，她没有擅离职守。殉职前，还想病愈后重返防控前线。你若安好，便是晴天！院长刘智明染毒住院，去世前最挂念那些与他有过接触的人。

繁缕的花语很有意韵：恩惠。繁缕把短暂的一生献给大地，不问来去，默默地吐尽每一滴芳汁。如此欢腾博爱。

久久地，在异乡的阳台上，我把自己站成了故

乡大地上的一棵繁缕。缓缓地，眼里蒙上厚厚的一层水汽。